

邀請李白任絲路文化大使

從碎葉城出發漫遊，絲路也是詩路，李白一眾清歌妙舞的亦仙亦人，時而與希臘酒神戴奧尼西斯狂歡暢飲，時而與德國樂聖貝多芬曼聲合演《月光奏鳴曲》。

□黃維樑 文、圖

江油李白故居·綿陽王蒙新館

十月下旬，一個名為「一帶一路李白文化高端論壇」的盛大研討會，將在李白故里四川省江油市舉行，名稱甚富時代感。序屬金秋，籌辦會議諸君盛情相邀，好像詩仙在天上白玉樓也發出邀請，許以良辰美景，還有好友相招，我能不應約？籌辦者命題囑稿，要我就西方學者的李白研究作一報告，我遵命。為了寫報告，我必須付出相當的心智勞動，好在我的勞動會有回報。現在江油市的李白故居風景名勝區，頗為引起我觀光的興趣，很想一睹其新貌。

十多年前我有江油之旅，參觀過「李白祠」，只覺其簡陋粗糙。祠內李白的塑像，既無好形，也缺丰神；既沒有文雅的詩人氣質，也沒有飄逸的謫仙風儀。山東濟南市區的泉城廣場，有十二尊山東文化名人銅像；貴州茅台鎮的酒博物館有歷代酒仙、酒賢的雕塑。李白祠的李白塑像，與兩地的古人造像相比，我只能說沒有可比性。2008年四川發生「5·12」汶川特大地震，李白故居各建築毀損非常嚴重。經過重建，三年後開放參觀，一年後獲評為「4A級旅遊景區」。對景區的翻新和擴充，我有很大的期待，很想看看中國的大詩人，是否得到應有的大禮遇。

江油之另一個吸引我的地方，是它鄰近的綿陽市，那裏有一座「王蒙文學藝術館」。從介紹文字看來，此館藏品非常豐富。該館對王蒙文學生涯的展示，分階段，分主題。若干展品有遠大的宗旨，就是「讓觀眾的生活態度更正面、更積極；像王蒙先生那樣，活出滋味，活出趣味，活出自信、活出健康、清明和美麗！」《文心雕龍·原道》說：「文之為德也大矣？」王蒙館的這個主題，正是對「文德」極好的發揮。王蒙文學藝術館在2014年5月開館，當年我收到出席儀式的邀請，因為教學事忙，未能赴會，曾撰一對聯為賀：

李白故居詩傑名高皎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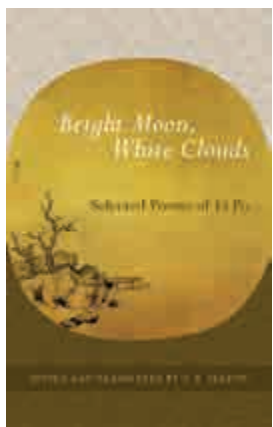
王蒙新館文豪光溢綿陽

厚古薄今的人，一定認為我這副對聯不「配對」；如果和杜甫一樣「不薄今人愛古人」，則可能認為「故鄉」對「新館」、「詩傑」對「文豪」、「皎月」對「綿陽」尚算穩妥。我認為以文豪稱王蒙，並沒有使文學評價發生「通貨膨脹」。對參觀王蒙館，我一樣有很大的期待。一個旅程而可以參觀故居和新館，可謂「增值」，可謂「plus」。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，學術界沒有免費的招待。於是對一堆中典西冊，博學（盡量地和相對地）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，並「篤行」——「篤」鍵盤，作敲打苦和敲打樂，終於完成了提交江油金秋之會的文章。

偉大的《靜夜思》，好逸不仁的李白

英美學者怎樣看李白呢？美國耶魯米·錫屯（Jerome P. Seaton）教授的《明月白雲：李白詩選》（編者註：英文版書名《Bright Moon, White Clouds: Selected Poems of Li Po》）一書，對詩仙的描寫最為生動：「李白身體無比高大」，是「a physical giant」，即

◀耶魯米·錫屯（Jerome P. Seaton）著，《Bright Moon, White Clouds: Selected Poems of Li Po》（《明月白雲：李白詩選》）（Shambhala Publications, 二〇一二年六月）



▼「浮生記」書店位於揚州皮市街，頗具文藝氣息



·朵拉

馬來西亞華人作家、畫家。



▲皮市街是揚州古城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，現在成為文藝而清新的老街

「巨人」。錫屯有點八卦，說「李白離過三次婚」。中國文學史上有名的高力士脫靴故事，作者當然不會放過，而且「加鹽加醋」，說李白往見皇上時，「踏着滿靴的驢糞便、馬糞便，大搖大擺走入宮殿」。為了使美國讀者容易體會，錫屯教授把李白說成「喝醉酒的美國西部牛仔兼劍俠」，其原文為「cowboy-swordsman」。錫屯又說：英國一小說家滑稽突梯小說《湯姆琼斯》（Tom Jones）改編的經典式電影，有僕人協助主角脫靴的一幕；讀者觀看這一幕，就可想到李白由高力士脫靴的情景。錫屯真會運用「比較文學」的方法，加以比照，讓西方讀者較為容易明白這「異國情調」。

錫屯盛讚李白寫友誼的詩，其詩「展現出人類最為可貴的感情」。李白友誼詩之多，在其作品中所佔的比例，「會讓我們所有西方人都驚訝」。作者又認為，李白的詩，深含哲理，他「直接而嚴肅地探討『生命』」。談到李白的哲理，錫屯順便為中國的哲學辯護。錫屯極其推崇李白《靜夜思》一詩，對此詩他別致地翻譯，詳細地解說，指出「在世界的所有文化和語言中，最多的人知道的詩，無過於這首《靜夜思》」。前面我說他「加鹽加醋」述「脫靴」，對於《靜夜思》他則加意加象來翻譯「故鄉」：「低頭思故鄉」的所思，是有「青青的草」。由此翻譯，讀者很可能聯想到一首美國現代民歌，名為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（一般翻譯為《故園草青青》），這樣，閱讀的趣味就加強了。錫屯極為推崇《靜夜思》，多次用「偉大」（great）形容它。

這位學者是性情中人，他提到恩師柳無忌，還加上一句：柳無忌的父親柳亞子是毛主席的詩學老師。這篇《靜夜思》「箋註」的最後幾句是：「至於我，我是快樂的；在我生日之前的一個星期，大鵬鳥從小小的四行詩（quatrain）飛起來。最起碼，在秋天將來臨之時，我的心感到輕快一些。」四季中的秋天，也就是人生的秋天；錫屯是中國文學教授，洞明此理，深感其情。

英國學者阿瑟·韋利（Arthur Waley）《李白的詩歌與生平》對李白的惡評，我讀來大感驚訝。且聽他怎樣為謫仙「蓋棺」：他是個醉酒鬼，「對一般庶民所受的痛苦，幾乎完全不關心」；而正因為如此，這一代的中國人，也就和他保持距離了」。韋利指出，從道德倫理角度出發，我們看到詩中的李白，是如此「自吹自擂、麻木不仁、耽於逸樂、不負責任、虛假失真」。這裏的指控嚴重，我抄錄韋利原文以存其真：「He appears in his Works as boastful, callous, dissipated, irresponsible and untruthful.」關於李白的品格，韋利還說：「李白聲稱自己有個好品質，就是慷慨大方。然而，這是他自說自話；即使所說屬實，其慷慨大方的受益者，似乎都是那些最不需要得到幫忙的人。」這裏沒有篇幅和韋利先生爭論。

美國有學者以李白為題材撰寫博士論文，其中方葆珍（Paula M. Varsano）《追尋謫仙：李白詩及其歷代評價》一書，乃由其「博論」增益修飾而成，成書經過既艱辛又感人。她「上窮碧落」尋訪李白蹤跡，包括在安徽貴池所作的「田野調查」。當地居民禮待「貴賓」，又勸酒又吟詩，使她也得硬着頭皮

尋找，有時過於刻意，反而迷路，無意之間，你想要的突然出現眼前。恍然大悟之後，執著自然消失。有，很好，沒有，也很好。

□朵拉

，而是分鐘想要小便。這是一生難忘的旅程。結束西藏行飛到廣州，住進PULLMAN酒店，再好好洗個熱水澡，過後廣州酒家吃一桌粵菜，又去做個足浴，當晚舒舒服服在大床上好好睡一覺。

回來後年輕人說「我找到我的靈魂了！」「在哪裏？」「在廣州。」年輕人嘲笑自己。

人生路上跨出去的每一步都在生命中留下痕跡。後來她放下舒適工作，作為先行者，從事沒人聽過的「跨界原創音樂表演製作人」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勇氣，肯定和西藏行有關。

尋找，有時過於刻意，反而迷路，無意之間，你想要的突然出現眼前。恍然大悟之後，執著自然消失。有，很好，沒有，也很好。「有」的快樂喜悅，「沒有」的失落哀傷，一定也影響心情，平日不斷學習，盡可能把影響降到最低。

時常微笑吧。這是消解不悅的最佳姿態。領我們走進皮市街的小魚兒，佇在「浮生記」門口微笑，喚我們一起進去看看。

皮市街上行人不多，出來前，C老師建議小魚兒到東關街。江澤民六歲到揚州，在東關小學唸書，揚州算是江的故鄉。小魚兒更換主意的原因：「我想你們會更喜歡皮市街」。

是。喜歡皮市街。喜歡和一個給人安靜閱讀的地方相遇。

小小的房子，門口幾張桌子，空間不大的屋裏也僅幾張桌子，窄窄的室內，貼牆書架不大，架上的書隨意擺設，掛着的裝飾有點凌亂，不像有些店把書架「打扮」得猶如「家庭裝潢」雜誌，這份不整齊反而讓人彷彿回到自家書房，看一半的書向擺在小圓桌上，等你回來繼續讀完。細細看，種類繁多的書，有胡蘭成的《山河歲月》、許知遠《那些憂傷的年輕人》、《藏族簡史》、《古文觀止精讀》、《培根隨筆集》、《黑門山路》等等，小桌燈亮着，村上春樹的《刺殺騎士團長》在燈下發亮。高處有一本《江澤民與揚州》，紅色封面，精裝本。下面成排旅遊書，其中一本是《馬來西亞》。架上還有手工藝品為小擺設的木袋鼠、紙青蛙，掛着的仙鶴等等。

穿過前廳走進後院，綠葉紅花，有的插在桌上，有的植在牆旁，靠牆一叢綠竹，磚牆上懸圓形牌子寫「浮生記」，英文是FLOLIVE。真有意思。更有意思的在我走回前廳時看見，瘦牆上一牌子示意，網絡password為bookblessyou，譯為中文竟是成語「開卷有益」。下邊有行小字：「浮生記建議，收起手機，開



◀李白詩國畫：「兩岸青山相對出，孤帆一片日邊來。」

用詩述懷——她寫出了一首「近似唐詩」的詩。

邀請李白任絲路文化大使

上面只是我報告的一些鱗爪。推崇李白的英美學者固然有，但就我所知，沒有人把李白或杜甫的文學成就與西方的文學「巨星」如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相提並論。唐代韓愈稱讚李杜，謂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」。李杜文章的光焰，中華民族都希望能從東方遠射到西方，讓中華文化的「軟實力」柔軟而又強勁地廣播。詩入樂而成歌，是傳播的美麗方式。要中國的詩歌文化外傳廣遠，漢語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，提高到可與英語並排的水平，那就真是歌聲添上翅膀了。李白這位酒仙被貶下凡，凡間「逆旅」告終，離世上天；天上雲層渾沌，李白現在哪裏？方葆珍「追尋謫仙」，余光中比他更早「尋李白」。謫仙在哪裏呢？余光中把酒杯旋成飛碟，把李白「接……回傳說裏」。

《文心雕龍·神思》說：「文之思也，其神遠矣！故寂然凝慮，思接千載；悄然動容，視通萬里。」讓我們「神思」一番。李白經過可愛的「故鄉水」，回到故鄉江油——江油如果變成江酒，青蓮居士可要成為永久居民了！從江油出發，招來長安的胡姬，引來敦煌的飛天，一起飄逸到出生地的絲路重鎮碎葉城。詩仙不再嘆息《行路難》，因為現在是有高鐵、高速公路和高空飛機「三高」的「行路易」時代。懂胡語能歌善舞的謫仙，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，不當翰林學士，就來當「絲路」以至「一帶一路」的文化大使吧！

從碎葉城出發漫遊，絲路也是詩路（粵語絲、詩同音），李白一眾清歌妙舞的亦仙亦人，時而與希臘酒神戴奧尼西斯狂歡暢飲，時而與德國樂聖貝多芬曼聲合演《月光奏鳴曲》，文化互通，快樂共享；就這樣伴着唐音宋韻、蜀調吳腔、英語法文，把你這詩仙、你的仰慕者杜甫、你的鄉親蘇軾、戲你尋你念你那《鄉愁》詩人余光中的中國詩歌傳播廣遠，和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葉慈的詩歌一樣，傳遍天下。

愛上揚州慢

卷有益。」忍不住會心一笑。要用弔詭或者嘲諷？通常遇見基督教徒，愛說「GOD BLESS YOU」，「願主保佑你」。這裏是「願書保佑你」。你不打開網絡，手機收起來，書就保佑你。

我們來到一個「願書保佑你」的地方。叫人捨不得離開。推門出來見到，剛剛急著進去時沒有注意，擺在街邊一塊小白板，寫着：「春江蒼月，沒有眼裏看不見的花朵，更無心中不願思念的明月。」板上邊角落釘一塊門牌：皮市街85號。

過了85號，經過「榮等花間」，「一點光」，「山有夏至」等等深具特色的個性小店，小魚兒佇在「邊城書店」等我們，門口疊着石板石匾石椅，進去一看，室內幾個年輕人，正在燈下工作。邊上一塊黑板寫「歲月書香」。店內擺的全是歲月浸漬的舊書籍，古木雕，好幾個不同形狀的燈罩，印有心經，金剛經等佛教經文，後來才知是原版古經文，製版後印刷製成成品，屬於文創作品。窗邊小方桌上有幅書法「一觀千年」，已經裝框，等待慧眼人選購。窗邊掛幅對聯「一簾花影雲拖地，半夜書聲日在天。」海外來人不知平仄，更不會對對聯，但總覺得「半夜書聲」卻有「日在天」有點怪。回來搜索發現原聯應是清朝戴彬元的「一簾花影雲拖地，半夜書聲月在天。」鄰屋是個閱讀空間，掛許多來客留言，吸引我的一張寫着「我們知道你會來，所以我們在等。」不在乎你什麼時候來，反正你一定會來，「連城書店」就在這裏靜靜地等，等你慢慢地來。

揚州皮市街住着許多有格調有情懷的人。就連領我們走進這條街的小魚兒也是一個充滿格調和情懷的小清新。

不為揚州慢而來的人，還是在不經意間，愛上了揚州的慢。

▼揚州以瘦西湖聞名於世

